

乔奕斐 / 著

狂野

QINGJIE

KUANGYE

情劫



一弯秋月半江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RENMIN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野情劫/乔奕斐.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11

ISBN 7-204-05815-1

I. 狂…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137 号

狂野情劫

乔奕斐/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乌盟盟委机关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80 千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4000 册

ISBN7-204-05815-1/I·1037 定价:24.80 元



作者近照

狂野情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当今社会，一生中享用过好多女人的男人比比皆是，但他们很难得到女人的真心，这种男人如蚊如蝇，不值一提。而一生中获得过好多优秀女人挚爱真情的男人却殊为罕见。在那些挚爱他的女子中，有容止端庄、纯朴率真的乡村女教师，有气质高雅、美丽迷人的女歌唱家，有冰雪聪慧、仪态万方的白领丽人，有雍容华贵而富甲天下的女富豪，还有数不清的暗恋者。这样的男人，如今已极难寻觅。但这绝不是作者刻意杜撰的童话。那么，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值得众多女人动心、动情之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真情，读这部功力深厚、高度真实的长篇小说，您就会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并明白男人同样是一部需要用心品读的厚书。

肝肠寸断的不了情缘，魂飞魄散的鱼水之欢，曲折离奇的人生遭际，父子相残的商界屠杀，匪夷所思的人间闹剧，读这部小说，过瘾！

叙往事，峥嵘岁月不堪回首；道如今，三界众生人间百态。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爱情故事讲述着花样年华的青春热恋，一段纠葛不清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演绎着人到中年的频频婚变。政治舞台上扭曲的人性，经济领域里变态的贪婪。理想、情缘和孽债；权力、美女和金钱。剪不断的情丝，理还乱的缘份。漫天琼瑶，踏雪寻梅，茫茫人海中寻那份真爱；烟雾空蒙，流光溢彩，都市风光中觅人间真情。

——题记

目 录

上部 流沙

第一章	理想年代.....	(1)
第二章	冰雪寒冬	(39)
第三章	初恋季节	(68)
第四章	爱的泥沼.....	(111)
第五章	大风起处.....	(153)

下部 浊 水

第六章	岁月如歌.....	(196)
第七章	草原之旅.....	(237)
第八章	七彩霓裳.....	(279)
第九章	梦幻初醒.....	(323)
第十章	突然变故.....	(349)
第十一章	风惊雨骤.....	(395)

第一章 理想年代

唐烨那传神的惊鸿一瞥，让白天亮的心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

白天亮是在有意无意间把唐烨搂进怀里的，因为生产队的那匹性情暴烈、不服调教的大黑马在挨了它的主人——车信二娃子的两鞭子之后，前蹄骤然腾空而起，张大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仰天向上暴怒地发出一声长嘶，而后有如一道疾风闪电般脱缰而去……

当时，白天亮正挑了一担水往知青点回来，而唐烨则正端着一盆要洗的衣服嘴里哼着小曲儿往井台上去，那大黑马就从唐烨的身后疾奔而来。

大黑马是蒙古马与东洋马杂交的后代，四蹄有碗口般大小、铁一般坚硬有力，马蹄落处必定会溅起一些沙石，而四蹄腾空之时又必定会扬起一股尘埃。

唐烨是知青点上最漂亮的女知青，刚刚洗过的长发带着潮湿的水分，犹如一道长泻的瀑布跌落到一块花手帕挽成的洞里，又从那洞里钻出泻下。发梢被尚未蒸发的水分粘成几绺，几滴水珠欲滴不滴，贪婪地依附在乌黑的发梢。

眼看着受惊的大黑马的铁蹄就要踏碎唐烨头顶那滑落的瀑布，唐烨却懵然不知。千钧一发之际，白天亮扔掉肩上的扁担，一个箭步奔到唐烨面前，搂住唐烨的腰就地一滚。唐烨就觉得有沉重的物体重击大地而由脚底传递到心房的颤动、有带着泥土味儿

的风声鼓着她的耳膜、有一道黑色的箭从眼前一掠而过……于是，惊愕、疑惑、明了、后怕、感激、羞涩，无数种情感骤然汇集在她的眼眸之中，她紧紧地依附在白天亮的怀里，失魂落魄地望了白天亮一眼。

这就是让白天亮为之心动的那传神的惊鸿一瞥。

白天亮是乘着理想的翅膀而来的，此刻，一场红色风暴正席卷着神州大地。

毕业前夕，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广大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校长站在讲台上，激动不已地对他的学生说：“同学们，你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革命接班人，要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到牧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河山一片红，辽阔草原美如画。奶茶、炒米、手把肉，马奶酒散发着浓郁的醇香，勇敢的牧马人会为你们唱出悠长的牧歌，美丽的蒙古姑娘会为你们献上洁白的哈达。同学们，你们想想，那是一种何等壮丽、如诗如画的生活啊……”

白天亮毅然报名了，他渴望那样一个如梦幻般美丽的地方，更渴望能寻觅到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天空。

白天亮乘着理想的翅膀而来，那翅膀折断了时，他便坠落尘埃。原来，这里没有草原，没有洁白的羊群，没有奔驰的骏马；也没有悠长的牧歌，没有向他献哈达的美丽的蒙古姑娘。当然，更没有炒米、奶茶、手把肉，没有马奶酒。这是个贫穷的地方，这地方叫天石沟。

天石沟是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中一个叫灰腾梁山里的一道沟。灰腾梁山山势平缓，沟壑纵横，属丘陵地带。它没有险峻的山峰，没有陡峭的岩石，由于覆盖地表的土层太薄，加上干旱少雨，不适宜树木的生长，所以，在灰腾梁很少能看到树。而天石沟却是绿

树成荫，整条沟由东向西绵绵延延十几里长，对面背阴的山坡山势平缓，茂盛地长满了白桦树。一片片林子郁郁葱葱连在一起，显得生机盎然，给天石沟平添了许多的生机。

天石沟还有一处少见的好景致，沟顶距村庄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块奇特的巨石，那巨石奇特至极，有着鬼斧神工般的造化。它高约十几米，长约五十米，朝东的一面缓缓有些坡度，朝西的一面像被刀齐齐地削下一般。由于岁月的侵蚀，齐刷刷的石面上留下了龟背般错落的花纹，远看浑然一体，近似人工堆砌。最奇的是它的四周居然再没有一块裸露的大石头，只有它独自伟岸挺立着，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

灰腾梁人把这块石头称做天赐石，天石沟便因此而得名。

白天亮来天石沟插队整一年了。那时，队里还没盖这个知青点，天石沟也就白天亮和方松、郑小东三个男知青，他们就住在公社拖拉机司机的助手田金旺家里。田金旺娶媳妇的时候盖了新房，知青们来了没住处，大队书记石宝便以每年多分给田金旺一百斤麦子为代价让他把那间放杂物的旧房腾出来给知青们住。田金旺的媳妇丽叶是天石沟最年轻、最漂亮的媳妇，她待知青们很好，常给他们烧水，教他们做饭，也偶尔帮他们洗洗衣裳。知青们觉得丽叶亲近，张口闭口丽叶嫂子的叫。

白天亮到天石沟插队不到一个月便闯了两次祸，有了这两次祸，大队书记石宝自然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白天亮闯的第一次祸还真不小。那天，方松不知道怎么就把队里的一头蔫不拉叽的毛驴给骑回来了，那驴挺着个大肚子挺老实。方松问白天亮说：“天亮，这驴挺老实的，你不骑骑吗？”

“骑不上马，骑骑驴也算过了瘾。”篮球运动员出身的白天亮当然不肯放过这个骑驴的机会，他很得意地跨上驴背，用手拍打着驴屁股喊道：“跑，快跑啊！”

白天亮原想着那驴会像电影里的战马一样驮着他驰骋一番，岂知那驴却耷拉着脑袋，走两步停一步，还不如缠了脚的老太太走得快，任凭白天亮怎么打怎么叫也不肯跑。方松在旁边着急，四处瞅瞅，见田金旺家的屋檐下放着一捆儿柳条，便抽出一根粗些的来，狠狠地抽着毛驴的屁股叫道：“天亮，我来帮你。”

方松这手还真奏效，那驴果然耐不住疼痛，拙笨地奔跑起来。于是，方松便扬着柳条在后面追，郑小东也挥着手臂在后边撵，两个人喘着气开心地哈哈大笑。而那驴则嘴里吐着白沫，驮着白天亮在方松和郑小东近似疯狂的笑声中和追打中满村子的奔跑。社员们见了喊着叫着说着什么，但快要笑破了肚皮的方松和郑小东只顾着追赶那驴，根本听不见社员们在喊什么。白天亮的情绪也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和刺激中，尽管驴背把他的屁股颠得生疼，他还是惬意地呼喊着，不让那驴停下来。

白天亮是被人从驴背上扯下来的，那人是大队书记石宝。

石宝是个很精干的中年人，目光深邃，脸色总是阴沉沉地有些怕人。此刻，他的脸由于愤怒而变得赤红，两道目光像是剑一般锋利，闪烁着一种无法遏制的怒火：“小王八旦，你怎么这么淘气？小心我让民兵把你捆起来。”

白天亮从未遭遇过如此可怕的目光，他觉得石宝有些太过分了，居然这样骂他，伤他的自尊心，还想让民兵把他捆起来？这算什么呀！不就骑了骑驴吗？值得发这么大的火？

方松和郑小东也不曾见过石宝发火，两人怯生生地看着石宝，惊慌地往后退几步想溜。石宝眼睛一瞪，满脸恼怒地喝道：“你们两个也别走，都跟我到大队部去。”

石宝喊来一个社员，让他牵着驴慢慢遛着，自己则背抄着手带着诚惶诚恐的三个知青到了大队部。也就这么一阵工夫，他脸上的火气开始消褪，面色也没刚才那么可怕了，但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他装一袋烟，慢慢地吸两口，抬起头来：“白天亮，谁让你

骑那驴的。”

方松打个哆嗦，偷偷看一眼白天亮。

白天亮想了想，觉得自己也没犯什么大错，便理直气壮地说：“是我自己要骑的。石书记，不就骑骑驴吗，值得您发这么大的火？”

“嘿，还挺有理的？”石宝瞥了白天亮一眼。

“莫非这还算犯了什么大错吗？”白天亮觉得满肚子的委屈，他把校长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向石宝学说了一遍，末了说：“石书记，校长原来是骗我们的。这穷山沟，哪有草原？哪有骏马？从插队到这里，我们没听过一首牧歌，没喝过一碗奶酒，只有一头小毛驴你还不让骑……”

“唉，你们呀！真是一群孩子。”石宝被白天亮说得忍俊不住扑哧一笑，摆摆手叹着气说：“罢了罢了，你说的那是草原，可咱这里是农区呀！我也不批评你们了，按说一头驴，骑骑也没什么，可你们不知道，那驴是怀了驹儿的，若是下出个骡子来，队里不就添了头好牲口吗？”

白天亮的行为也许没什么过错，但倒霉的是那天晚上那头母驴果然落了驹。这下可不得了，天石沟的男女老少都戳着白天亮的脊梁骂。

直到这时，白天亮和方松，郑小东才知道他们闯了多大的祸，大队书记石宝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了。

白天亮闯的第二个祸事虽不大，却很荒唐。

那天晚上，三个知青喝了顿莜面糊糊，夜里着了凉，三个人轮着番起来拉肚子。方松拉完肚子往回走的时候，听见田金旺的屋里有女人发出的呻吟声，方松以为是丽叶病了，丽叶平时对他们挺好的，现在田金旺出车不在，若是丽叶真的病了，自己也该为她去找找赤脚医生吧！方松这么想着，便过去把耳朵贴在丽叶家的门

缝听。

果然，屋子里的呻吟声是丽叶发出的，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呻吟声，动人心魄，呻吟声中还不时地夹着一、两声尖叫和呼喊。

方松听着觉得诧异，在家里时，他听过奶奶生病时的那种软弱无力而又略显痛苦的呻吟，那是一种和丽叶的呻吟声完全不同的呻吟声呀！丽叶嫂子这是怎么了？方松看到窗子上隐约透着光亮，便蹑手蹑脚地趴到窗台上好奇地朝屋里瞅。

丽叶家的窗帘是用破布缝在一起的。那个年头，就算新娶媳妇也没有人舍得专门扯块布做个新窗帘，所以丽叶家的窗帘便有了些缝隙。方松就从那缝隙中看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的一幕本不该他看的场景：一个赤条条的男人骑在同样脱得赤条条的丽叶身上抽动着，丽叶就在那男人如牛一般的喘息中发出了那种特别的呻吟声和尖叫声。由于那男人背对着窗户，方松认不出那男人是谁。

方松从未见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情景，他觉得新奇，也觉得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他犹豫着想回去告诉白天亮和郑小东，却又被丽叶那欢快的尖叫和呻吟声所吸引，他在好奇中产生了一种刺激的感觉，便惶惑而贪婪地朝屋里望着。

“干什么呢？”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小声在耳边问道。方松惊得魂飞魄散，他恐慌地瞪大眼睛回头看，见是白天亮提着裤子站在身后。原来，白天亮也是出来拉肚子的。方松怕白天亮弄出声来，打个手势把他拉到一边，惊慌失措地说：“天亮，有人在丽叶嫂子家耍流氓呢！”

“耍流氓？谁这么大胆？”白天亮一听便瞪大了眼。

方松摇摇头：“看不清楚。”

“我去看看是哪个家伙这么胆大？咱把他抓到大队部交给书记。”白天亮性情耿直，一听有人敢对丽叶耍流氓，便系好裤带，捋捋袖子，四处瞅着可以当武器的家伙。

方松有些胆怯：“这事咱能管吗？”

“有什么能管不能管的？丽叶嫂子对咱不错，咱不能让别人欺负她。”白天亮到墙角拎起一把铁锹，不管三七二十一，“咚咚”地敲起丽叶家的门。

屋里的油灯忽地灭了，过了一会儿传出丽叶懒洋洋却略带惊慌的声音：“谁呀！”

“丽叶嫂子，是我。小白，白天亮。”白天亮一派英雄气概。

“小白呀！这深更半夜的，有事吗？”丽叶在屋里小心地问。

白天亮已经做好了和流氓搏斗的准备，他壮着胆儿大声说道：“嫂子，你开门，我看谁敢在你屋里耍流氓。”

“小白，你瞎说什么？屋里哪有人呀？快回去睡吧。”丽叶的声音更显惶恐不安。

白天亮刚从学校毕业，哪懂得什么。不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告诉了他一个新动向：不管是多么隐蔽的角落，总会隐藏着一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坏分子和仇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那么，丽叶现在是不是被阶级敌人威胁着呢？白天亮有了这种想法就更想进去看看个究竟。于是，他攥紧了铁锹，继续猛烈地捶着门：“嫂子，你开门让我进去看看。里面的坏人听着，你要敢对丽叶嫂子耍流氓，我报告石书记让民兵把你抓起来。”

“唉！真是没事找事，深更半夜不睡觉你这是做甚了？”屋里的油灯又被重新点燃，丽叶不满地喝叱着。过了一阵儿，她才头发散乱、衣衫不整地开了门。

屋门一开，白天亮便操着铁锹闯进屋去。不过，他立刻愣住了。屋里哪有什么流氓或者是坏人，更没有所谓的阶级敌人。大队书记石宝正端坐在炕头上抽着烟，他不动声色的瞥了白天亮一眼，那深邃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怨恨。他厌恶地问白天亮说：“你这一惊一诈地咋了？看见狼了？”

白天亮满头的雾水，方松不是说有人在丽叶屋里耍流氓吗？

怎么这炕头上坐的却是石书记呢？他回头看看，身边哪还有方松的影子。他也没往别处想，陪着笑脸问丽叶说：“嫂子，你没事吧？”

丽叶很诧异地问：“我说过我有事吗？”

石宝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边下地穿着鞋边没好气地说：“啥坏人呀流氓呀的？你看见啥了？毛头娃娃啥也不懂，尽瞎闹腾。”

丽叶也说：“是呀！你还是个娃娃，懂个啥？快回去睡吧，深更半夜的发癔症哩？”

白天亮带着满肚子的疑惑和不解回到屋里，见方松已经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还假装睡着了一样打着呼噜。他把方松拎起来臭骂了一顿，问方松到底看见石书记和丽叶在做什么，方松却死活不肯讲。

石宝和丽叶把白天亮称做娃娃没错，那年他刚满十六周岁。

白天亮坐在那块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石头上已经很久了，他的耳边不时传来一阵阵少女清脆悦耳的嘻笑声，他的视线里有几个如清风般的情影在晃动。在他的脚下，几束刚刚被采下的野花各种各样，色彩斑斓。可惜花多不艳，白天亮总觉得它们失去了立在草地上的那种鲜艳、孤傲、清秀，那种让人爱怜的感觉，因为它们立在草地中的时候是有生命的，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丛中一点……现在，它们的颜色虽然没有改变，但失去了绿色的衬托之后，那生命便随之也去了。没了生命的东西很快就会枯萎。

天石沟的沟底有几眼并不很旺的泉眼，清清的冰凉的泉水就从那几只泉眼里汩汩涌出，聚成一泓带着漪涟的小水窝。又从周围那稍稍凹下的地方缓缓地渗出，几只泉眼的水汇在一起，形成一条涓涓的、极为细小的溪流。尽管这道小溪实在太小了，连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都可以轻松地迈过去，但它毕竟是天石沟唯一的一条小溪。那小溪顺着石涧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向低处淌着，从一块岩石上泻下，形成一道很孱弱的让人爱怜的瀑布。这或许

是世界上最小的瀑布，因为它只有三、四寸高。在这瀑布的下面，有一弯清得如莹的水，几只雪白的少女的脚浸泡在里面摆动着，摇得水面荡起一道道漪涟。

“哇！真是舒服极了。好美的地方啊！”唐烨的身上丝毫没有少女的羞羞答答，她裤腿挽得很高，露出了两条雪白而修长的小腿来。她双目微闭，一股冰凉的隽美从脚底涌遍全身，使她的心中感受着一种少有的舒畅和惬意。

在充满了畅意的氛围中，田雪冰轻柔的声音显得特别悦耳：“是呀，梁琼，多亏你找了个好向导。你问问那个小白，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赶明儿个领咱们再到别处玩玩。”

梁琼挑挑眉梢，闪着晶光的大眼睛射出一种热烈的活泼的光彩来。她很爽快地说：“行啊，这有什么？”

坐在山坡上的白天亮听不到梁琼、唐烨和田雪冰在议论什么，他听到的只有她们无拘无束的开心的笑声。她们似乎觉得天石沟是个很美很好玩的地方。

白天亮来天石沟插队整一年了，现在，他对天石沟有了很深的理解。当年的理想有如泡沫一般早已幻灭，他眼里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天石沟。

这是个很贫穷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里山地多，滩地少，天旱的时候往往连籽种都收不回来，若是天涝了，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人定胜天”的伟大誓言在这里只是一句空话，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才是灰腾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有人说灰腾梁有三糊糊：春天刮的是黄毛糊糊、冬天刮的是白毛糊糊、人们喝的是莜面糊糊。的确，春天的大黄风刮起来真可谓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整个一个黄色的世界。到了冬天，狂风挟着漫天的大雪，天地一片白色苍茫，找不着道路、分不清东西南北，温度往往能降到零下四十多度，曾有人在这白色的世界中迷了路

途，被冻死在山坳之中。至于莜面糊糊那更算不上什么，贫瘠的土地和一年一季的庄稼使得这里粮食匮乏，每年分的口粮吃不到半年便没了，青黄不接时，人们往锅里扔几块山药蛋，撒把莜面，熬锅糊糊就算一顿饭了。

土地的贫瘠和大锅饭造成了这里农民的惰性，再加上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和交通的闭塞，尽管那破败的土房龟裂的破墙上以及所有的宣传工具和队干部的嘴巴成天都在喊着、写着由于文革这股红色浪潮带来的新鲜的红色豪言壮语，但那些老老少少的社员们依旧懒懒散散，我行我素，出工不出力。好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贫穷的山沟里有了“莜面、山药、大皮袄”这三件宝，虽然粮少，还不至于饿死，尽管天寒，也不至于冻死，就这样凑凑合合的活着吧。

三个姑娘终于玩够了疯够了笑够了，开始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山坡上来。这是她们来天石沟插队的第三天。

这是三个不同寻常的女性，她们不但都长得花一般的美丽，关系也有如亲生姐妹一般。她们仨是同班同学，梁琼是她们的头儿。

梁琼是个有着男人性格的姑娘，她中等个，神态沉静，梳两条短辫，一对双眼皮使她原本就挺大的眼睛更大了些，闪着晶光；她嘴唇饱满，轮廓分明，嘴角总带着一丝儿笑。

梁琼家和白天亮家是邻居，都住在省军区的家属大院。梁琼的父亲比白天亮的父亲职务高些，白天亮的父亲转业后到一家工厂当了厂长，而她父亲转业后则当了厅长。梁琼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姑娘，很受宠爱，她从小就胆大，好出风头，天不怕地不怕，文革一开始，她便加入了“红卫兵”，成天在外面疯跑，她父亲怕她闹出事来，给已经受到冲击的自己惹麻烦，所以，一毕业就让她到农村插队。

梁琼很高兴在天石沟遇到了白天亮。不过，当年和她一道玩

过家的小男孩现在已经长成了壮实的男子汉，他一米八五的个头，皮肤黝黑，胸脯宽厚，一双眼睛明澈热情，闪着光辉，乌黑的瞳孔中透射出一种平和、忠厚和宽容。

梁琼的身上丝毫没有女性的腼腆，她一到天石沟便缠着白天亮带她和她的同学找个好地方玩玩。白天亮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沟底的这个地方。

“玩够了？”白天亮不苟言笑地问，他虽然只比她们早插队一年，但他却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梁琼拢拢散落的头发说：“玩够了！”

“那咱们回村吧。”白天亮把三个姑娘采撷回来的野花捧起来，三个姑娘各自抢了一束。她们的脚步明显地没有来的时候轻盈了。

此刻，太阳就要落山，沟对面的村庄显得格外谧静，几缕炊烟轻轻袅袅。四周群山环抱，沟壑起伏，整条山谷都沐浴在如火的晚霞中，山风徐徐而来，带着秋的清涼。大田里，金色的麦浪滚滚如潮，一起一伏，煞是壮观。

方松见到唐烨时，他的心便被深深地震撼了，他觉得唐烨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因为她长得太美太诱惑人了。

由于新一批知青的到来，大队新盖了几间房，成立了知青点，方松和白天亮、郑小东也从丽叶家搬出来，住到知青点上。

梁琼她们来的时候是坐一辆破旧的“罗马”车来的，那辆破“罗马”也真够破的了，柏油路上还好，一上了山路便“吭哧吭哧”地像得了肺病的病人，走不了多远就要抛一次锚。就这样走走停停停走走，待到了天石沟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那天天黑，加上一路风尘，新来的知青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方松也没有感觉出唐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第二天上午，当唐烨以一副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方松面前的时候，他才惊奇地发现唐